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八 一 八 三 次 会 议

2018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泰比先生	(科威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塔诺-布崔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季列伯迪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04548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悼念马拉维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内克通·达林顿·姆胡拉大使阁下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向马拉维常驻联合国代表内克通·达林顿·姆胡拉先生阁下逝世表达沉痛哀悼。安理会成员向姆胡拉大使的家人以及马拉维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今天也是俄罗斯联邦的维塔利·丘尔金大使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起立默哀一分钟，悼念姆胡拉大使和已故丘尔金大使。

安全理事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观察员国总统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观察员国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阁下，我请礼宾官陪同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观察员国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刚刚从科威特访问回来，该国慷慨主办了一次关于伊拉克重建的会议，帮助调动关键资源。国际社会对伊拉克人民英勇战胜“达伊沙”表达了感谢。这种支持是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投下的信任票。主席先生，科威特在该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

遗憾的是，伊拉克的积极事态发展在该地区是一个特例。这种情况突出表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场冲突已持续太长时间。我在此重申，我本人和联合国致力于支持各方努力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民主国家在安全和公认边界内和平毗邻共存，并且在联合国相关决议、国际法和共同协议的基础上解决所有最后地位问题。没有方案B。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今天的可悲现实。在几十年的支持之后，对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全球共识有可能正在削弱。实地存在的障碍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一国”现实。而在“一国”现实下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正当的民族期盼、历史宿愿和民主诉求，无异于化圆为方，根本做不到。

与此同时，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危急，加沙在哈马斯控制之下已有十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资金短缺，是一个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5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人的安全、权利以及尊严岌岌可危。该地区的稳定也同样如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增强力度，慷慨提供支持。

现在是对话、和解和理智的时刻。在这个举足轻重的时刻，我呼吁各方采取有效的协同一致行动。这样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请你邀请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就中东局势向安全理事会作每月通报。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姆拉德诺夫先生发言。

姆拉德诺夫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们本月开会，适逢区域紧张事态日益变得危险。叙利亚战事加剧，使缓和紧张局势的安排和区域稳定面临危险，并且破坏政治解决努力。尽管从伊拉克传来了好消息、尽管“达伊沙”被击败，但中东许多地区仍继续深陷在巨大的人类悲剧之中。

在此背景下，而且在一个多世纪的敌对状态，包括50年的持续军事占领之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仍遥遥无期。许多人已经失去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和平的希望。和平的敌人每天都更加嚣张。他们把温和派力量每一次的失败都视作激进势力的胜利。他们认为，政治事态正朝着有利于他们方向转变。他们每天都更加胆大妄为。阻碍和平的还有那些在实地强行推进并且推动采取单方面行动，阻碍重回谈判桌的道路的人。

所有这些都无法使我们离解决冲突更进一步。所有这都不符合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建国权利或者以色列人对安全的渴望。这只会使我们在对抗、痛苦以及永久占领“一国”现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个月，国际社会在对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援助特设联络委员会特别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了推进和平目标的关键优先事项。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会议传递了广泛和明确的信息，重申支持符合联合国相关决议的两国解决方案，并且必须重启有关所有最后地位问题，包括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有意义的谈判。与会者还作出了将努力解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承诺，包括支持以水、电力和经济复苏为重点的项目。

我向所有人都发出了明确的信息。第一，我们必须明确重申，若要实现可持续和平，就须实行两国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只能通过谈判进程才能达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已定义了最终地位问

题，只有他们能够共同决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必须继续努力寻求在实地实施具体的变革性步骤，包括停止扩张以色列定居点和推进政策转变，特别是在C区，这一点与中东四方2016年报告所呼吁的过渡——即扩大巴勒斯坦民事权力——相一致。第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继续推进机构建设以及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服务，并努力使加沙重回其控制之下。最后，未来的任何和平建议都必须按照以前的协议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聚焦两国解决方案和所有最终地位问题。否则，可能造成危险的后果。

继续对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支持，对于寻求实现该区域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我重申，我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持续感到关切，尽管值得欢迎的是，一些会员国在加快兑现供资承诺方面表现出灵活性。此外，1月30日发起的紧急呼吁旨在为西岸和加沙以及叙利亚区域危机筹集8亿美元资金，以满足约150万极为脆弱者的基本需求。我鼓励会员国紧急考虑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迫切需求提供新的资金。

由于和平进程停滞不前，双方之间的鸿沟在扩大，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继续在实地遭受暴力带来的后果。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各种事件中杀死了七名巴勒斯坦人，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刺死了一名以色列平民。在被杀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三人是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突时死亡，其中一人是一名16岁的少年，他在拉马拉附近遭枪杀。他是今年初以来第四名在这种情况下被打死的儿童。

我再次强调，必须对所使用的武力强度作出准确估量，致命武力只应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并由当局适当调查由此导致的任何人员死亡事件。我敦促以色列安全部队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以避免在此种情况下造成人员伤亡。我呼吁各方反对暴力，谴责恐怖活动，确保究责，并努力减缓紧张局势。

最近几天，我们还目睹了加沙地带及其周边发生的危险的安全事件。2月17日，四名以色列士兵被埋设在加沙围栏边的简易爆炸装置炸伤。随后，以色列对大约18个哈马斯目标实施空袭，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则向以色列发射了两枚火箭弹，其中一枚导致Sha' ar HaNegev地区委员会的一栋房屋受损。有两名巴勒斯坦少年在据报试图接近围栏时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在最近的这些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在过去一个月中，有人向以色列发射了三枚火箭弹，以色列为此进行了两次报复性空袭，但均未造成伤亡。

我鼓励国际社会与联合国一道，呼吁加沙的武装分子不要进行此类挑衅，并停止修建隧道以及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这些行动及其引发的反应只会危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命，破坏和平努力，并增加再次发生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我还要借此机会指出，必须解决被关押在加沙的失踪的以色列士兵和平民问题。

另外两起事件突出表明，存在升级风险，以巴双方有必要继续在安全方面进行协调。这些事件是：1月26日在西岸发现了12个路边炸弹；2月4日，有人企图在一批医疗设备内将一个用于制造炸药的两用部件偷运到加沙，这一企图被挫败。我还注意到，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Ahed Tamimi于2月13日开始接受非公开的审判。迄今为止，她已被拘留候审两个月。正如我在上次通报会（见S/PV.8167）中所指出的那样，拘留儿童必须仅用作最后诉诸的措施，而且其时间应尽可能短。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相关活动继续有增无减。作为对非法前沿定居点Havat Gilad一名居民上月遭谋杀事件的回应，以色列于2月4日批准建立一个新定居点，以接纳该非法定居点的居民。我强烈谴责将扩大定居点作为对被谋杀的以色列人的赔偿。在道义上，修建定居点不是一种对谋杀作出回应的适合方式。2月12日，以色列还推进了在伯利恒附近建造约85个住房单元的两个定居点计划。我重申联合国的一贯立场，即，根据国际

法，所有与定居点有关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是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我呼吁以色列审查并改变此类政策。

拆毁和没收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建筑的做法也在继续，有31栋建筑受到影响，导致33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两个由捐助方出资为在贝都因社区Abu Nuwar的巴勒斯坦儿童修建的教室被拆毁。这是2016年2月以来该校第六次遭拆毁或没收。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在被占领的西岸共有44所学校目前面临被拆毁的可能性。我敦促以色列停止这种做法。

上个星期我向安理会通报了加沙的局势。我们月复一月就正在上演的这场人道主义、经济和生态灾难发出警告。必须重申，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每天长达20小时的持续停电严重影响了基本服务的提供。如果不立即提供更多燃料，那里的情况可能恶化，并产生严重后果。我重申，秘书长赞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国为处理这一紧急情况提供支持。两国对我们的呼吁立即作出反应，帮助避免了此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上个星期我与巴勒斯坦总理哈姆达拉和以色列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员莫迪凯少将举行了三方会议，重点讨论了加沙的人道主义问题。双方重申了对加沙临时重建机制的承诺，并一致认为，需要对该机制进行联合审查，以提高其能力、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升级之际，由埃及斡旋达成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落实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并重振经济，我们将面临加沙机构和经济全面崩溃的局面。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预言，事实就是如此。我欢迎巴勒斯坦政府提议将大约2万名加沙公务员纳入其2018年预算。但是，能否取得积极的成果，主要取决于能否征税、支付薪金、恢复政府行政管理以及最终实现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我敦促各方加大参与力度，并在这一进程中向前迈进。

10年来，200万民众一直生活在哈马斯的全面控制之下，同时深受以色列封锁及其施加的行动和进出限制之害。在此期间，国际社会提供了帮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民众的痛苦，并重建在三次破坏性冲突中被摧毁的一切。现在是打破这个循环的时候了。现在是让加沙重新回到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之下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团结，巴勒斯坦就无法建国。那些阻碍和解的人正在损害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事业，而其代价将由几代普通百姓来承担。

戈兰的安全局势也越来越令人关切。2月10日，那里的局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升级。当时，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它们所认定的、据报从叙利亚进入以方领空的伊朗无人飞行器。此后不久，以色列飞机袭击了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在此过程中，一架以色列喷气式飞机被击中，造成两名飞行员受伤，这又促使以色列袭击它所称的叙利亚境内“12个军事目标”。我敦促各方努力缓解这个高度动荡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现在简要地谈谈黎巴嫩局势。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关于有争议海域的争论升级。联合国继续呼吁双方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避免安全风险，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探讨解决该问题的办法。黎巴嫩继续筹备将于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即将举行的旨在支持安全部门和经济的第二次罗马会议和塞德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在继续进行，这两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15日和4月5日举行。虽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行动区的局势普遍平静，尽管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在蓝线以南黎巴嫩所谓的“保留区”拟议修建建筑的言辞激烈，但是于2月7日在非保留地区开始施工，未报告发生任何事件。

最后，再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我要重申，我们国际社会成员必须继续主张以色列对关于西岸局势的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包括停止在C区修建定居点、拆除建筑物及阻止巴勒斯坦的发展。关于加沙，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缓解人道主义灾难，并全力支持埃及的和解努力。我们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

支持仍然至关重要。我还希望，我们能够越过目前空无外交官和政治家的紧闭、黑暗的谈判室，看到正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促进变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倡导者—民间社会组织、青年和妇女团体以及宗教和社区领袖，他们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必须得到支持和被允许自由发表意见。我们很少讨论他们的作用，我们并不经常谈论他们面临的挑战，但他们的努力必须得到认可和支持。

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们经常谈到，如果我们要达成一项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以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分离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就需要双方都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这不会是平等的谈判，因为一方在军事占领之下。其领导层致力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我敦促国际社会不要放弃对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支持或建立能够增加成功机会的机构。我们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如果我们不迅速抓住机会，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将卷入继续搅动该地区的宗教激进化旋风。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巴斯总统发言。

阿巴斯总统（以阿拉伯语发言）：自巴勒斯坦人大流亡以来，70年过去了。600万巴勒斯坦难民继续遭受流放和丧失人类安全的残酷折磨，并在失去了在家园的和平稳定生活后流浪世界。他们是1300万巴勒斯坦人的一部分。尽管本组织的多项决议确认了他们在自己国土上的自决权和建国权，但他们的国家尚未被承认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我们是五千年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迦南人的后裔，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留在那里。我们伟大的人民仍然扎根于其土地。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和家园，并为人类和文明作出了举世目睹的贡献。他们建立了具有广泛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机构、学校、医院、文化组织、剧院、图书馆、报刊、出版社、经济组织、企业及银行。所有这些在1917年由英国政府颁布的《鲍尔弗宣言》之前和之

后都已存在。根据《鲍尔弗宣言》，在巴勒斯坦没有所有权的人把它交给了没有权利的人。英国政府对《宣言》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负有责任。

自那时起，尽管我们的人民一直处于占领之下，但他们继续他们的征程，通过1994年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建设和发展他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机构的成绩和工作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其工作是建立在法治、问责制、透明度以及在宽容、不同文明共处及不歧视的环境中增强妇女和青年权能等原则基础之上的。我们继续努力团结我们的人民和统一我们的土地，并确保我们由单一的权力机构和统一的武装部队统治，我们决心确保我们能够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

我们的信念根深蒂固，我们对使用各种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仅要求消除所有核武器，而且还反对常规武器，因为这些常规武器在我们地区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造成了如此可怕的破坏。我们致力于培养和平文化、拒绝暴力、追求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学校、医院、工业区、农场和技术生产，而不是建造兵工厂和购买坦克和战斗机。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远离战争和破坏，自由和有尊严地生活。以一辆坦克的价格，我们可以建造一所学校。以一架战斗机的价格，我们可以建造一所能保护人们免遭所有常规武器或其他武器伤害的医院。我们真正想要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的是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远非战争和破坏以及人们正在全球不懈地努力打击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因此，我们已成为与全球83个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联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达成的安全协议的缔约方。我们达成这些协议只为了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反恐。

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正如安全理事会所知的那样，经过漫长的旅程并为了在可能导致全面和公正和平的谈判基础上开辟政治道路做出了巨大努力之后，我们于1991年参加了马德里会议，并于1993年签署了《奥斯陆协定》。安理会也知道，我

们在那里独自与以色列人和挪威人在一起。《奥斯陆协定》确认了在1999年之前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因此，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努力实现和平。我们在怀伊河和戴维营进行对话。我们参加了安纳波利斯会议。我们与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进行了八个月的对话。我们在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东和平特使乔治·米切尔在场的情况下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我们还接受了普京总统的邀请，要在莫斯科与内塔尼亚胡先生会面，但遗憾的是他回避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还一秉诚意与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认真对话，但以色列政府的顽固态度致使所有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在此之后，怎么能说是我们拒绝谈判呢？我们从未拒绝任何参与谈判的邀请。我们认为谈判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我们怎么能拒绝谈判呢？相信我，这是不真实的。

面对僵局，我们既没有放弃，也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来到联合国，相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中除其他外申明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申明人民的自决权。第四十和四十一条重申了这一点。没有人追究以色列1948年占领我们领土的责任。《宪章》申明人民的自决权利，这是安理会明天将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我们继续与其所有机构进行接触，以结束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占领。然而，尽管如此，联合国迄今仍未执行有关决议。那可能吗？自1948年以来，大会通过了705项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86项决议支持我们，但没有一项得到执行，这是否合乎逻辑？安理会通过的那些决议在哪里？安理会有86项决议，没有任何结果。

以色列无视其执行大会第181（II）和194（III）号决议的义务，这是否合乎逻辑？安理会成员还记得，这两项决议是以色列被联合国接受的必要条件。摩西·沙雷特曾写信，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实施这两项决议。由于这一承诺，以色列在联合国被接受。但时至今日，这两项决议仍未得到实施。

以色列是一个超越法律之上行事的国家。它将其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从国际法意义上的暂时占领转变为永久的殖民占领。它应是暂时的;然而,却变成永久的。它对想要的所有地区实行殖民化,包括安理会认为是被占领土的耶路撒冷。这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关闭了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所有大门。在这里,我们一如既往地重申,我们的问题不是同犹太教教徒的问题。犹太教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都是一神教。我们的问题只是与我们土地的占领者和否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的人的问题,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

2017年,我们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生会见了四次。我们表示绝对愿意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我们一再重申我们的立场,依照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和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两国解决方案。然而,该政府并未澄清其立场。是两国解决方案还是一国解决方案?

随后,美国政府以一种危险和前所未有的方式作出了一项非法决定,毫无理由地停止了对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国际社会拒绝了这一决定。美国政府决定承认耶路撒冷市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将其大使馆迁往那里,而无视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它自1967年以来一直被占领,是我们的首都,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对所有信奉一神教,尤其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开放的城市。

还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仍然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列入其恐怖主义名单,并自1987年以来以国会决定为借口,限制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派驻机构的工作。尽管我们与美国有双边关系,包括援助、访问和广泛的关系,但我们发现美国国会竟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如果国会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那么为什么政府与我们保持关系?它是如何访问我们的?它如何为我们提供帮助?它怎能帮助恐怖分子?

最近,美国决定通过减少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款来惩罚巴勒斯坦难民,尽管它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成立,并对阿拉伯和平倡议表示赞同,该倡议呼吁根据大会第194(III)号决议就难民的困境商定公正的解决办法。

美国自相矛盾。它作出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并违反了国际法和有关决议。没有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参与,任何国家都无法解决区域或国际冲突。因此,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是,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建立一个由国际会议产生并符合国际法和有关决议的多边国际机制。

面对以色列种种违反国际法的政策和做法及其不遵守和不执行已签署的协议的行径,几个星期前巴勒斯坦最高议会机构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决定重新评估与以色列的关系。的确,鉴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权威的权威机构,并且占领造成很高代价,我们将审查这种关系。我们甚至作为雇员正在为占领当局工作。我们说以色列必须履行作为占领国的义务。

我们并不反对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承担责任,因为局势令人无法忍受,无法接受。尽管如此,在安理会面前,我重申我们致力于维护我们的体制,维护我们在巴勒斯坦及国际舞台上在与会各方的帮助下取得的成就。我们决心继续坚持政治、外交和合法的道路,拒绝一切暴力行为,坚持走我们从未拒绝的政治谈判之路。我们将继续伸出我们的双手缔造和平,根据基于1967年边界的两国解决方案——国际社会承认的两个国家——按照相关决议,努力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我们希望实现我们的民族愿望,但同时我们将继续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将任何破坏这一合法性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人。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拒绝任何违反这一合法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已被大会授予非会员观察员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已经成为105个国际机构、组织和条约的成员国或缔约国。我们已得到138个国家的承认。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

巴勒斯坦国的地位，巴勒斯坦国继续寻求世界上其余国家，包括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安理会理事国的承认。不过，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不否定谈判。承认并不是与谈判背道而驰，而是促进谈判。因此，我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成员这样做。今后，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争取被接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我们一度带着这个提案来到安理会，但却遭到拒绝。我们将再次来到安理会，确保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国际保护。我们将来到安理会，呼吁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这一局势再也无法容忍。各位成员听取了特别协调员的通报，我们希望他们将支持我们努力保障1300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就像世界上每个民族一样，渴望有一个独立的祖国，渴望他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我说1300万巴勒斯坦人，其他人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无论是居住在巴勒斯坦还是在其它国家，我们都有1300万巴勒斯坦人。

我来到安理会这里之际，正值和平进程因美国作出关于耶路撒冷的决定、以色列持续开展非法定居点活动、不遵守已签署的协定并违反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包括最近的第2334（2016）号决议而陷入僵局。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渴望继续勇敢地开展建设工作。根据国际法和我们的利益，我们有充分的勇气说好，也有充分的勇气说不。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建设和平文化，反对暴力，挽救两国原则，为所有人获得安全与稳定，使我们的人民和中东地区各国人民恢复希望，以及找到一条摆脱我们所面临的僵局的出路。我们相信全面、持久和公正的和平，这是为了我们所在地区子孙后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战略选择。因此，我将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安理会。

首先，我们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在与巴黎中东和平会议和根据第1850（2009）号决议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相同的框架内，在2018年年中之前召开包括有关双方以及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

国和四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因此，我们已相应地呼吁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7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巴黎会议。拟议召开的会议应取得以下成果。

首先，在会议初始阶段，应该导致接纳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这是我们应得的。这里的所有人不是都认为我们理应成为正式会员国吗？为什么不？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根据2012年11月29日大会第67/19号决议参加安理会，该决议支持我们的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并保证我国人民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获得国际保护。该决议以138票赞成、9票反对获得通过。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沿1967年边界相互承认。

在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应是建立一个国际多边机制，为双方的谈判提供便利，以解决《奥斯陆协定》所确定的所有的永久地位问题，包括耶路撒冷、边界、安全、定居点、难民、水及囚犯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将通过双方达成的协议来解决。最终导致建立这一机制的谈判必须以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为基础，其结果必须在相应的时限内得以落实，并保证得以落实。将按照时间表进行谈判。在时间表结束时，协议必须得以执行。这是解决中东这一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

第二，在谈判期间，各方不得采取单方面行动，特别是会损害1993年《奥斯陆协定》所规定的最终地位谈判结果的行动。《奥斯陆协定》规定，双方必须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并且最重要的是，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上停止定居点活动为基础，并且以暂停执行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和暂停将美国大使馆迁移到那里为基础，因为这会阻碍谈判。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476（1980）号和第478（1980）号决议必须得到遵守。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国将不加入其它组织，我们已经向500个组织和条约中的22个国际组织作出了承诺。我们已承诺并将继续作出承诺，尽管遗憾的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履行其承诺。

第三,《阿拉伯和平倡议》必须按照通过倡议时从头到尾而不是从尾到头的顺序得到执行。根据该倡议,必须首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然后才是解决地区问题。这一点得到了该倡议以及通过倡议的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肯定。当这项倡议得到执行,在1967年边界内的巴勒斯坦国得到承认,以及问题得到解决时,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会准备承认以色列国。所有57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都将按照阿拉伯首脑会议的若干协定承认以色列国,并恢复与它的正常关系。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即将进行的任何谈判的职权范围,首先包括尊重国际法。我们是一个国家,但尚未得到承认。然而,我们重申对国际法和相关决议的尊重。首先,必须尊重所有决议,包括第242(1967)号、第338(1973)号以至第2334(2016)号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其次,我们申明维护两国解决方案的原则,确立基于1967年6月4日边界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我们反对片面解决办法和一个只有临时边界的国家。第三,我们呼吁根据双方之间的一项协议接受等值和等面积的极少土地置换。第四,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向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开放。第五,我们必须借助旨在保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第三方在边界的存在,确保两国的安全,但不损害它们的独立和主权。主权是关键,不能靠霸权和控制来维护。第六,必须在第194(III)号决议的基础上并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巴勒斯坦难民达成公正和商定的解决办法。在为难民问题达成公正解决办法之前,必须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作出持续的国际承诺,并为其提供持续支助。如果停止援助600万受过教育的难民,谁将照料他们?如果停止援助,他们将在欧洲成为恐怖分子或难民。除非安理会在危机结束之前继续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否则就会出现这一局面。

为了得享我们的权利,我们随时准备踏上通往世界最遥远地方的最漫长征程,但是,倘若有人要

我们放弃这些权利,我们绝不会退让一步。我们将把与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协议提交给我国人民进行全民投票,以尊重民主和加强合法性。我们认为,我们是民主和文明的民族。因此,我们将举行全民投票。

主席先生,在你主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之际,我们今天叩响你的大门。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愿景,希望这一愿景将得到明智和公正的接受。我们准备立即开始谈判,以实现我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正如所有其它国家一样——以及本地区 and 全世界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以便在我国人民作出巨大牺牲之后,子孙后代能够享受那种和平的惠益。我们赞扬我们的烈士、伤员和被监禁者。安全理事会是最崇高的世界机构。继安理会之后,我们把问题交给全能的真主处理,直至裁判日来临。如果在这里不能为所有人伸张正义,我们该何去何从?请帮助我们。我们呼吁安理会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实施背弃自己的信念,亦即安理会和全世界的信念的行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阿巴斯总统的讲话。

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达农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期待阿巴斯先生留下来与我们一起进行对话。令人遗憾的是,他又一次溜之大吉。看看安理厅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巴斯先生入场后提出要求,尔后离开会场。他期待安全理事会拿出成果。但不能这样行事。向前推进的唯一途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举行直接谈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此碰面。过去七年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拒绝会见内塔尼亚胡总理,哪怕一次都不行。他拒绝和平谈判。然而,同一时期,阿巴斯先生曾七次来到联合国安理会。今天,他再次选择飞行12个小时抵达纽约,而不是花费区区12分钟的时间驱车从拉马拉到耶路撒冷,意欲规避可能的和平。阿巴

斯先生以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不再是解决办法的参与者，而是麻烦制造者。

为改善拉马拉或加沙哪怕一个人的生活，他做了什么？巴勒斯坦人需要致力于教育而非美化暴力的领导人。他们需要建立医院而非资助恐怖分子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与以色列谈判、与我们对话而非逃避对话的领导人。阿巴斯先生刚刚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表了讲话，谈到他对和平的承诺。这是他在国际论坛上发言时的惯常做法。但是，他在用阿拉伯语向其人民发表讲话时，传达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信息。几周前，阿巴斯先生在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称犹太人民的民族运动是“与犹太教毫无关系的殖民主义事业”。在无耻的同一演讲中，他竟敢指责犹太人支持反犹太主义行为，以宣扬犹太复国主义。这并非他首次使用这样的仇恨语言。2015年9月，作为试图否认犹太人民和以色列土地之间合法联系的一部分，他表示“犹太人无权拥有圣殿山和其它圣地。犹太人用其肮脏的双脚玷污这些圣地”。然后，他接着煽动他的人民使用暴力，声称“我们欢迎在耶路撒冷流下的每一滴血”。

阿巴斯先生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激发仇恨文化。他以恐怖分子的名字命名学校和公共广场。他鼓励巴勒斯坦儿童去仇恨，在学校教育他们说犹太人是猿人的后代。就在本月，他的法塔赫派赞扬杀害拉比拉赛尔·舍瓦赫的恐怖分子，而且，他仍旧保持沉默，拒绝谴责杀害一个驱车回家看望六个孩子的父亲的恐怖分子。

阿巴斯先生的煽动并不止于言论。他把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作为正式的巴勒斯坦政策。2017年，他支付给杀害无辜以色列人的恐怖分子3.45亿美元，这相当于捐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全部外国援助的一半，或者说其资金的50%，他本可以用这笔钱来修建40座医院，每年用这笔钱来修建172所学校。

他在世界各地走访，寻求国际社会干预，企图回避必须为和平作出的困难选择。他指望每一个可能的论坛，因为他不想真正与以色列谈判。

这种情况是不幸的，但是，阿巴斯主席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并不是新鲜事。70多年来，巴勒斯坦领导人一贯如此行事，错失了许多机会，他身上继续体现着这种精神。我们最近庆祝了大会第181(II)号决议通过七十周年。对犹太人来说，该决议代表着国际社会承认我们对自己家园的历史权利。我们当时立即接受了这项决议。决议并非尽善尽美，它没有为我们提供所有应得的东西。但是，它给了我们更美好的未来希望。然而，在刚刚过去的11月，在以色列庆祝这一里程碑事件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却给周年纪念日带来悲伤与哀痛，就像70年前他们选择拒绝这项决议时所做的那样。自1947年的那一刻以来，以色列人多次英勇奋战，与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敌人作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及和约旦出现了勇敢的领导人，他们愿意谈判、妥协，并最终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巴勒斯坦领导人继续选择冲突，而非共存。在2000年的戴维营峰会上，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向巴勒斯坦人提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提议。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选择与亚西尔·阿拉法特站在一起，宣称提议是一个陷阱，并且拒绝了提议。这是在2000年。

2005年，马哈茂德·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当时，全世界希望他将沿着萨达特总统和侯赛因国王的勇敢足迹，与以色列寻求和平，并且为巴勒斯坦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他让自己的人民失望了。自他就任以来，一项又一项和平计划得到了以色列的接受，却遭到阿巴斯先生的拒绝。一次又一次，以色列领导人——三任以色列总理——和三任美国总统与阿巴斯先生坐在一起，但是，每次一取得些许进展，阿巴斯先生就逃走了。

2007年，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提出了自第181(II)决议以来最慷慨的一项方案：几乎完全从

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撤出，并与加沙地带建立直接联系。这项提议甚至包括一项把作为通往我们圣地门户的耶路撒冷老城置于国际控制之下的计划。阿巴斯先生的回应很简单：一个明确的“不”。

两年之后，内塔尼亚胡总理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为了重启谈判，他提出冻结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十个月。这是任何一任以色列总理，甚至连伊扎克·拉宾或西蒙·佩雷斯都没有答应过的前提条件。但很快，十个月过去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马哈茂德·阿巴斯。他从未走到谈判桌前。

201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启动了又一次谈判努力。内塔尼亚胡总理又一次准备好会谈和谈判。阿巴斯主席再一次作出反应，打破了他对克里国务卿的承诺。他选择采取单方面行动，加入不同国际公约。接着，他与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哈马斯求和，甚至都没有要求这个组织放弃暴力。

今天，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本届美国政府再次十分努力地促进和平。然而，阿巴斯先生再次极力寻找借口。这一次，他宣称是美国就耶路撒冷所作的宣布促使他拒绝谈判。特朗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只不过陈述了每一个人都应清楚的事实。

请允许我说清楚。几千年来，耶路撒冷一直是我们民族的心之所属和灵魂。耶路撒冷自大卫王时代起就是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将永远是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首都。我们将一直坚持以色列对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的主权。但是，即便公正的观察员都会赞同，在任何可能的协议之下，耶路撒冷都将被国际社会承认是我们的首都。

在阿巴斯这么多年的拒绝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当我们伸出手时，阿巴斯伸出拳头。只有当哈马斯恐怖分子伸出手时，阿巴斯才会张开双臂拥抱他们，而且没有任何前提条件。阿巴斯先生甚至没有坚持基本的人道主义姿态，要求放回以色列

平民和归还遭哈马斯野蛮扣留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Hadar Goldin 和 Oron Shaul 的遗骨。

以色列人是一个乐观的民族。我们历经了与埃及的四次流血战争，但我们等待着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的领导人果敢地访问耶路撒冷。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与约旦谈判，直至对侯赛因国王来说时机成熟，实现了他所说的勇者的和平。

以色列和全世界的犹太人每天三次面朝耶路撒冷，为和平祷告。我们恳求上帝：

“赐予我们和整个以色列以及全世界和平、善良和祝福、恩典、慈爱和慈悲。”

我们毫不怀疑，终有一天，巴勒斯坦人民也将拥有一个同样怀有这些崇高愿望的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将谴责暴力，结束为恐怖分子支薪的可耻做法。这一领导层将教育其人民实行宽容，而不是兜售反犹太思想。这一领导层将承认以色列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以色列殷切期望终有一天出现这样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层，为其人民及本地区带来未来更美好的希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出席今天会议，也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的通报。

今天我们在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论坛开会。多年来，每个月都开会讨论中东问题，其焦点几乎完全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再反复听取许多相同的论点和观点。今天上午我们再次听到同样的观点和论点。

似乎无需艰苦努力，无需做出必要的妥协，仅仅反复老调重弹即可达到目标。从去年开始，我们设法扩大讨论范围，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感谢参加扩大讨论的同事们。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联合国在以巴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完全不成比例。

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这些问题当然非常重要。问题在于，事实一再证明，一旦涉及以色列，联合国组织即带有严重的偏见。因此，联合国的过度注重导致双方之间紧张升级，怨恨加深，实际上使问题更难解决。

我们设法转移讨论重点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使以巴冲突相形见绌。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之时，中东正面临许多确实可怕的问题。也门经历地球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数百万人面临饥饿。与此同时，民兵团体从也门向邻国境内发射伊朗制造的火箭。

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正在使用化学武器杀害本国人民。这场战争已经夺走了逾50万叙利亚人的生命，另有数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涌入邻国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成为难民，给这些国家带来沉重困难。在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扩大地盘，非法聚集大量进攻性武器，可能导致局势危险升级，破坏地区安全。

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在该地区许多地方实施惨无人道的暴行。它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重挫，但尚未被彻底摧毁，仍然构成严重威胁。

埃及一再遭受恐怖袭击。当然，上述问题大多是由支持恐怖主义的德黑兰政权引发和鼓励的。

整个地区面临的这些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极为严重，应该得到我们的进一步关注，而不是让我们每月在此开会，把中东最民主的国家当作该地区问题的替罪羊。但我们却又再这样做。

不是说以巴冲突无苦难。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自杀性爆炸、刺杀和其他令人作呕的恐怖袭击已经杀死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不得不生活在不断的安全威胁之下，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它不应该如此生活。然而，以

色列克服困难，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其经济充满活力，对世界技术、科学和艺术作出重大贡献。

受苦更严重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加沙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哈马斯的恐怖压迫之下。我甚至无法称之为执政机构，因为哈马斯所提供的通常认为属于政府的服务少之又少。加沙人民的生活条件极糟，而他们的统治者哈马斯却用资源建造恐怖隧道和火箭。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苦难重重。冲突已经造成太多的人死亡，使太多的潜力丧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出席今天的会议，但很遗憾他拒绝留在会场听取他人发言。虽然他已经离开会场，但我发言的其余部分仍然对他而发。

去年1月，美国新政府在安理会通过第2334（2016）号决议的新背景下开始执政。在美国上届政府的最后日子里，美国犯了严重错误，允许通过这项决议。第2334（2016）号决议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谈实质性内容。但除实质外，其最大的错误可能是鼓励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可以迫使以色列接受损害其切身利益的交易，通过加深以巴间不信任破坏和平前景。

在过去的一年，美国努力修补这一损害。在联合国，我反对对以色列的偏见，这是任何盟国应该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本人或我国政府反对巴勒斯坦人民。恰恰相反，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正如我在今天的发言中所承认。

我今天在此代表美国，为了和平事业向巴勒斯坦人民伸出友善之手。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去迎接一个繁荣与共存的未来。我们欢迎阿巴斯主席作为巴勒斯坦人民领导人出席今天的会议。但我将拒绝他的首席谈判代表萨布·埃雷卡最近提出的建议。我不会闭嘴；相反，我将有礼貌地说出某些严峻事实。

巴勒斯坦领导层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可选。坚持绝对的要求、仇恨的言论和煽动暴力。这条道路已经并将继续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艰难困苦。或选择谈判和妥协的道路。历史表明，这条道路已给埃及和约旦带来成功，包括移交领土。这条道路继续对

巴勒斯坦领导层开放，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选择这条道路。

美国知道，巴勒斯坦领导层对美国决定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深感不满。他们不必喜欢那个决定，不必赞美那个决定，甚至不必接受那个决定，但要知道：这个决定不会改变。

所以，你们又有两种选择。你们可以选择谴责美国，拒绝美国在和谈中的作用，并在联合国等国际论坛上争取通过惩罚以色列的措施。我向你们保证，这条道路完全无助于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你们也可以选择放下有关美国大使馆地点的愤怒，与我们一道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具有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巨大潜力的妥协。

固执己见，继续老调重弹，坚持不成熟的理念于事无补。这种做法已经试了很多次，而且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经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希望有新的思路。正如我在上月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见S/PV.8167）上提到的那样，美国随时准备与巴勒斯坦领导层合作。今天，美方谈判人员就坐在我后面，随时准备谈判。

但我们不会迫使你们这样做，需要由你们来作出选择。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以及安理会各位同事和今天会议厅中大家缅怀俄罗斯已故常驻代表维塔利·伊万诺维奇·丘尔金意外并过早地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谢谢大家。

我还要对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事、马拉维常驻代表Necton Mhura先生昨天逝世表示悲伤和哀悼。

我们高兴地欢迎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来到安理会会议厅。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今天的会议，对我们了解中东目前的局势十分重要。我们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就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局势的情况作了翔实的报告。

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境内的暴力冲突正在使中东这个长期遭受苦难的地区变得四分五裂，这些国家的局势都十分危急。但是，如果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便是自欺欺人了，若是蓄意将这一问题置于次要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中东长期不稳定的核心问题。近来该地区的局势不断恶化。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未能开展全面政治谈判，最近关于耶路撒冷的臭名昭着的决定不仅激怒了人们的情绪，而且使局势陷入又一个不稳定的周期，加剧了人们的绝望情绪。西岸和加沙发生了示威，巴勒斯坦领导层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各国首都发表了愤怒的声明，所有这些都证实耶路撒冷作为三大一神教的摇篮，这一问题既重大又敏感。

我们认为，加速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步伐将破坏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应该终止这一政策。确保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有效开展工作的能力绝对至关重要。实际上，我们决不能让巴勒斯坦人陷入毫无退路的境地，这种状况会助长激进主义，可能使巴勒斯坦领土和整个地区的局势失控。俄罗斯定期向工程处预算捐款，并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双边援助。

应当重申的是，这场旷日持久冲突的现状无法产生可靠、持久和可行的结果。只有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达成解决，并预先设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和平安全共处，才能克服危机，为可持续发展和走向和平创造条件。随着形势逐步演变，俄罗斯将继续努力维护中东解决方案的架构，引导政治进程摆脱目前的沮丧状态。目前的优先任务是在公认的国际法、包括安理会有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基础上，立即恢复巴以直接谈判。

我们坚信，中东问题四方仍有充分潜力成为获得安理会决议批准的独特调解方式。毫无疑问，四名调解人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能够在重启政治对话方面发挥作用。四方的工作，特别是其2016年6月的报告，并没有失去其相关性。落实该报告各项建议有助于加强双方建立信任的措施。报告讨论了

如何处理定居点活动、双方持续的挑衅言论和暴力以及其他因素，它还指出，必须确保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巴勒斯坦人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我们支持启动这一机制，并支持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能够帮助克服巴以解决方案危险僵局的所有区域和全球利益攸关方开展定期和全面合作。我们特别欢迎埃及和约旦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们的埃及伙伴团结巴勒斯坦人队伍的使命仍然至关重要。

巴以冲突方面若要取得新的进展，就需要考虑国际社会如何支持这一进程，以便为巴以直接谈判创造条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必须就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开展直接对话。我们必须着眼于制定双方均可接受的做法。我们随时准备与所有全球和区域利益攸关方讨论其参数。众所周知，俄罗斯最近两周进行了多次最高级别的接触，其中包括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总统的来访。我们重申，我们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俄罗斯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会晤提供一个平台。我们期望该提案将得到双方的积极回应。

我们要强调，与解决其他区域问题一样，实现巴以解决方案也需要作出共同努力，并开展相互尊重的共同合作。必须抛弃一切责难、无端指责和侮辱性言论，使之成为历史。我们必须启动对话渠道，以便能够讨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途径。我们长期以来提出的关于为整个中东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依然列于议程之上。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所作的重要而内容翔实的通报，并欢迎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他今天在安理会面前重申对和平与谈判的持续不断的勇敢的承诺。

以巴冲突并不是中东地区所有危机中的一场普通危机，它是该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场冲突，

其具有象征性的规模、历史深度和区域影响超越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边界。最后，这场冲突的中心地位和动态始终让活跃于该地区内外的恐怖主义团体获得招募人员的理由。现在，在达成《奥斯陆协定》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无论在实地亦或在讨论中或人们的头脑中，和平前景日益趋于渺茫。在此期间，已经长大成人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看到解决冲突的希望正在消失。有鉴于此，有些人可能会试图将一切颠倒过来，特别是将寻求妥协问题上的政治分歧转化为无法做出让步的宗教冲突。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我们不应该忽视，实际上，实地的所谓现状每天都在恶化，其部分原因是殖民化，更多的原因是以色列的占领。其另一个标志是暴力，这种暴力继续被包括哈马斯在内的若干运动所利用和怂恿，这一局势随时可能恶化并导致无法控制的区域后果。暴力升级的风险在加沙尤其明显，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点，过去几天的新闻迫使我指出这一点。在加沙地带出现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最近的事件增加了发生新冲突的风险，与过去十年加沙经历的三次危机类似。加沙人民将是新暴力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为了避免发生新暴力事件，我们呼吁各方力行克制。我要重申，我们决不会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妥协；并重申，我们强烈谴责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无论此类袭击的方式是使用爆炸物，最近恢复的滥射火箭弹，还是挖掘进攻性隧道，如以色列部队刚摧毁的隧道。

除紧急要求冲突降级之外，如果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能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可的原则框架重返加沙，加沙问题就不可能有长期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致力于落实2017年10月12日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开罗签署的协定，这将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够在加沙地带，包括在安全领域充分行使其特权。这一进程必须迅速改善加沙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还必须伴之

以解除封锁，并为以色列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法国随时准备支持这些努力。

最后，我们决不能将加沙局势与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分开。加沙是巴勒斯坦领土的组成部分，没有加沙，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或与以色列达成可行的和平协议。因此，巴勒斯坦的团结对中东和平至关重要。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整个冲突。以巴冲突是正在撕裂中东的各种冲突中历时最久的冲突，也是其解决方案广为人知并获广泛认同的唯一冲突。该解决方案基于以下原则：两国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共处；以1967年分界线划定边界，并通过相互协商交换领土；耶路撒冷作为这两个国家的未来首都；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协调并切合实际的公平解决办法。任何谈判都必须基于国际商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本身则基于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这些标准并非选项，而是谈判的框架。我们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相互关联。两国人民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我刚刚列出的每项标准都已被削弱。

关于1967年分界线，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以及所有相关的立法和行政措施都试图在当地强加另一种现实，并实施与两国解决方案相抵触的项目。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两国解决方案就会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在经历了2017年创纪录的建造定居点活动之后，现已宣布今年将建造大约1,800个住房单位。法国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如第2334 (2016)号决议所回顾，根据国际法，这种活动是非法的。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破坏了在实地建立两个国家的可能性，削弱了双方的互信。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该城市的地位只能由双方在和平协议的框架内自行决定。根据未来的这样一项协议，该城市注定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两个国家的首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不承认对耶路撒冷的任何主权。因此，我们不同意背离这种国际共识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478 (1980)号决议的任何宣布。同样，我们遗憾地看到，今年年初以色列通过一项关于耶路撒冷的法律，它大大增加了共享耶路撒冷、将其作为未来和平协议一部分的难度。

最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状况是加沙和整个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对该问题我不作详述。只要现实且公平的难民问题解决办法继续遥不可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向5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基本服务就仍将至关重要。这是一项人道主义任务，特别是在提供医疗服务和粮食供应方面。这也是一个人类发展问题，特别是在涉及近东救济工程处所建学校网络的时候，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方面，黎巴嫩局势特别令人担忧。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近东救济工程处越软弱无力，恐怖主义团体就越能利用巴勒斯坦难民营作为招募基地。以人道主义要求的名义，并出于现实主义和我们的安全利益考虑，我们呼吁美国不要放弃其所发挥的与近东救济工程处有关的重要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所有目前和潜在的捐助方都应继续努力，推动近东救济工程处作为一个独特的工具，发挥维护区域稳定的作用。

我已回顾以安理会决议为基础的冲突解决方案的主要内容。我的第三点即最后一点是：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上为恢复谈判作出贡献？我们承认美国——其作用至关重要——的承诺有助于恢复关于一项最后地位协定的以巴谈判。我们希望，如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在2017年12月会见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时所回顾的那样，美国的提议将符合国际社会商定的框架。我们当局打算与双方保持密切接触，以便为在实地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和恢复谈判作出贡献。

关于方法问题，我们欢迎阿巴斯总统今天提出的建议，并愿意探讨国际社会能以何种方式支持和平进程。法国考虑该问题已有很长时间。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们提出倡议，导致2017年1月15日举行巴黎会议。有70多个国家在会上重申它们对和平标准的一致看法，并重申这样一种想法，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自己应通过谈判达成持久解决办法。这一事态发展不是要破坏美国的作用，美国支持和平进程的承诺是必不可少的，而是为了使有能力对双方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行为体更容易根据我所描述的国际标准联合起来，帮助双方恢复并成功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方面，区域行为体将发挥关键作用，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为以色列提供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实现地区全面正常化的前景。同样，安理会成员应提供支持。

在我刚才描述的困难情况下，我要郑重重申，不存在替代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办法。一国方案将导致在同一领土上出现两种平行的公民身份制度，从而造成原则上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情况，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情况将构成双重僵局：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意味着放弃其建国愿望；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其国家民主计划的破产。

今天的迫切需要是，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一种政治前景，积极致力于恢复两国的希望和双方谈判的可能性。法国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的朋友，因此打算在国内并与其国际伙伴一起，充分发挥其作用。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一如既往地安安全理事会提供详细冷静的通报。我还要说，我们完全支持姆拉德诺夫先生及其团队在实地的工作和他们每天为寻求中东和平所做的工作。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在会议厅看到阿巴斯总统并听取他的讲话。

多年来，我们一直谈到中东和平进程正处于十字路口。这个说法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准确。在每个

十字路口都有可供作出的选择。目前，在我们看到作出的选择方面，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非法定居点加速扩张，有害的以色列立法措施，包括火箭弹袭击在内的暴力死灰复燃，加沙人道主义局势十分严重，而且日益恶化——这一局势我们上周详细讨论过——以及对耶路撒冷具体地位的威胁，如除其他外第478（1980）号决议所示。所有这些仅是几例。与此同时，我们共同商定的最终目标一如既往十分清晰，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存。

为了促成两国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承认冲突的根本原因，即占领。我们若要实现可持续和平，就必须采取人道主义、经济和政治行动，但如果不结束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仅仅充分参与这些行动是不够的。在我们就未来步骤开展工作时，必须牢记这一观点。瑞典全力支持依据国际法、已知要素和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第2334（2016）号决议，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仍然是和平进程的核心。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原则，并将我们的决定和行动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安理会是坚持基于规则的制度的核心，明天的辩论也将侧重于这一制度和尊重《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目标仍然是两个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存，以耶路撒冷作为两国的首都。这也是欧盟的政策。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不应采取任何预判最终地位问题的行动。这些问题可以不予讨论，而只作为双方谈判的一部分。这包括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在这方面，安理会有义务维护其关于耶路撒冷特殊地位的决议。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安理会看到阿巴斯总统。瑞典于2014年承认巴勒斯坦，并全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政权建设。为了实现可持续进展，至关重要的是要努力重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加沙的控制，并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还要继续努力加强巴勒斯坦的包容性民主体制和进程。

正如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所说，和平进程需要具有包容性，以推动并取得可持续的成果。妇女公平代表性和充分、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进程，是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还必须包括年轻一代，并让他们对更好的未来抱有希望，对当前形势能够获得替代途径。私营部门也可以发挥作用。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民间社会在推进和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瑞典在两国与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团体密切广泛地合作。

如前所述，包括上星期在安理会所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大幅减少，令人深感忧虑，必须紧急、可持续地予以解决。如不解决资金状况，将对该地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后果。因此，瑞典已向近东救济工程处交付了2018年的5900万美元款项，我们敦促其他方面加紧交付资金，尽早付款。此外，瑞典、约旦和埃及连同近东救济工程处和秘书长一道作出决定，在春季就近东救济工程处紧迫的财务状况共同主持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

我们确实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的最终目标 - 两国解决方案 - 正在离我们逐步远去。两国解决方案的政治空间乃至物质空间正在急剧缩小。我们大家 - 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安理会成员 - 所作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最终命运。安理会还有责任采取行动，包括支持各方将言辞化为行动。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现在需要的是政治领导和勇气，作出大胆的选择，并选择正确的道路，打破长期僵局，重新开始真正的和平进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达到我们共同商定的最终目标。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感谢并欢迎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阁下出席会议，并表示我们最深的敬意和钦佩。

我也欢迎秘书长和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出席会议。我们还赞扬主席国科威特组织召开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2018年第二次就这一议题召开会议，玻利维亚非常关切地参加这个重要会议，因为我们每天都继续看到以色列通过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压迫，这些政策违反了国际法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决议。有必要并且务必指出的是，虽然这场冲突有两方，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一方是占领国，以色列，另一方是被占领的人民，巴勒斯坦。这是一个历史性而且明显的不平等。其中一方曾经并继续使用武力占领另一方的领土。其中一方筑起了隔离墙，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此种行为构成了对国际法的违反。其中一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建立非法定居点。其中一方以武力迫使平民流离失所，没收土地，拆除住房，并将定居者移至非法建造的定居点。其中一方对加沙实施封锁，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包括对基本服务实施限制。其中一方造成500万巴勒斯坦难民。其中一方侵吞另一方的水和农地资源。其中一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了残酷的军事行动。其中一方犯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可能犯有战争罪。其中一方强迫巴勒斯坦平民流离失所。其中一方拒不承担其国际义务，系统地违反大会和安理会决议。

例如，加沙目前每天遭受16小时的停电，饮用水、药品和基本用品严重短缺。燃料储备正在枯竭。这些事实造成可怕的后果，例如关闭医院，基本服务可能崩溃，还有霍乱爆发的可能性。情况令人震惊，而且现在使之更形严重的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这个为加沙100多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构，目前正面临财务危机，削弱了其应对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对宣布削减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表示关切，这一措施不过是以明显方式将近5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尊严和人的安全政治化。我们欢迎瑞典和其他国家倡议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来处理这一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50年来，以色列的剥夺、占领和歧视政策加剧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仅在1月份，以色列当局就在约旦河西岸拆除或占有了32座巴勒斯坦建筑

物，与2017年的月平均数大致相同。37人因此流离失所，另有82人因此受到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说的不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现状，而是不断扩大的占领，这使得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日益困难。我们认为，首当其冲，受这些政策影响最严重的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等最弱势群体。在这方面，我们对在最近几个月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拘留的300多名儿童表示关切。

正如姆拉德诺夫先生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要提请注意现已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象征的少女Ahed Tamimi案。Ahed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女孩，而且是关于在几十年占领下的成千上万青年。Ahed见证了巴勒斯坦人民每天忍受的暴力和不公。她目睹她的母亲被捕，她的表弟在面部中弹后陷入昏迷-他们都是以色列部队的受害者。Ahed感受到其他同龄青年甚至无法想象的恐惧和绝望，经历了没有父母希望自己儿女经历的痛苦。尽管如此，她依然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在军事法庭上审判儿童的国家。我们向Ahed Tamimi家人表示声援，并期待她尽快获释。

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玻利维亚相信应当采取以对话和谈判为基础的独特的方式，双方展示明确的政治意愿，以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确保以巴冲突得到公平持久的解决。因此，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的充分承诺，并重申我们支持和平解决冲突的所有国际努力，如《四方路线图》、马德里原则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巩固公平持久的和平，使两国人民能够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活。

我们相信，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最终建立一个以1967年前国际公认边界为边界，以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自由、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长期解决冲突的唯一选择。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因为此举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如第478（1980）号决议，其中

要求各国将其外交使团撤离耶城。美国的这一决定只会破坏双方对话的任何可能性，严重背离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认为，现在是践行多边主义和安全理事会承担起《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历史性责任的时候了。我们再次拒绝相信联合国大楼和安理会已经变成殖民地被占领土。被美国列入恐怖份子名单直至2008年的纳尔逊·曼德拉曾经指出：“我们非常清楚，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没有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Tleuberdi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感谢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阁下出席会议并对安全理事会成员讲话。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感谢姆拉德诺夫特别协调员介绍最新情况。

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也对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短缺，以及需要国际社会领导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表示关切。

哈萨克斯坦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仍然不变。我国敦促各方根据先前达成的国际协定维持耶路撒冷的历史现状。因此，我国代表团赞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声明，即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必须通过双方直接谈判解决。应该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解决该问题。同时，应考虑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正当关切。

我们支持产生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我们主张尽早恢复这种谈判，特别是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地进行双边谈判。最终目标应该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马德里原则、土地换和平原则、《四方路线图》和《阿拉伯和平倡议》，恢复和促进和平进程。

哈萨克斯坦宣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自决以及在1967年前国际边界内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自由、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同时，我们强调以色列享有安全的权利。我们还建议恢复信任，三管齐下采取建立信任

措施，即促进安全与发展的联系，改进区域做法，以及加强联合国在更广泛地区协调透明的工作方式，实现联合国一体行动。

我们注意到加沙人道主义局势艰难，进一步加剧不稳定和挫折感，可能导致冲突复发和恐怖主义活动增加。在这方面，我们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方当局帮助解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这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采取涉及经济层面的建立信任措施。

哈萨克斯坦和特别协调员一样，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今年经费表示关切。工程处经常预算大幅减少，已经加剧了53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忧虑，这些难民已经承受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危机之苦。哈萨克斯坦也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建定居点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是制止扩建定居点活动和防止暴力侵害平民的重要步骤。

如前所述，我们还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采取具体步骤，以维护两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并在巴勒斯坦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建国权利和以色列享有安全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实现和平的前景。哈萨克斯坦欢迎美国为重启和平进程开展的外交努力，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华盛顿特区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我们呼吁“中东问题四方机制”在美国就此所作努力的框架内重振有关巴勒斯坦-以色列轨道的工作。我们也欢迎俄罗斯联邦和埃及努力确保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并敦促巴勒斯坦各政党和运动合并为一个全国政治结构。哈萨克斯坦认为，必须在近期就现有每个问题开展谈判，以便就未决问题达成协议，并确定其所谓的“最终地位”。唯有这一做法才能导致通过一项基本条约。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秘书长和姆拉德诺夫先生。我欢迎阿巴斯主席，并感谢他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我欢迎他公开承诺致力于非暴力和争取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建设性努力。

联合王国仍然致力于通过两国解决方案结束以巴冲突，我们将支持为此进行的所有和任何努力。我们的长期目标是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导致确保以色列安全，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以耶路撒冷为两国共同首都，与一个有生存能力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毗邻共处。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对于实现符合双方愿望的解决方案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期待美国政府在他们认为准备好了的时候时宣布和平建议。美国的努力为实现和平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它们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随时准备提供政治和实际支持，以帮助达成可行的协议。我们鼓励各方作出公开承诺，以两国解决方案为基础重新开始和平谈判。为了向前迈进，他们必须重申对所有以前的外交协议的承诺，这些协议使我们更接近和平。这些协议仍然是重新谈判的重要基础。我们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承认以色列国和各方继续进行安全合作。

要使和平进程取得成功，就需要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太多人继续破坏实现和平的努力。我们谴责星期六在加沙与以色列边界引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的事件，它造成四名以色列士兵受伤，其中两人重伤。我们还谴责最近在西岸阿列尔定居点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行径不容开脱，我们同情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也同情所有受暴力影响的人。每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无权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也有保持尊严的权利，我们谴责绑架事件，以及使家人无法适当哀悼亲人的行为。

我们将继续敦促各方不要参与或鼓励煽动仇恨行为或语言。这只会激起偏见，使我们更加远离实现和平的目标。在这方面，任何人否认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合法性都是不可接受的。双方的激烈和无益的言辞削弱信任、腐蚀相互尊重并破坏和平前景。我们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并展现有魄力的领导。只有当双方反对暴力，共同努力确保平静和稳定，和平才有机会发展壮大。

我们担忧以色列政府最近决定在西岸深处建立一个定居点，这是12个月来的第二次。这些计划还提出了将Havat Gilad非法前哨追溯合法化的可能性，并且以色列再次威胁要拆除被占领西岸A1-Susiya的建筑物。我们呼吁以色列立即扭转其扩大定居点和强拆的政策。它们破坏了两国解决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并对以色列本身对和平的承诺提出质疑。

巴勒斯坦缺乏团结仍然是实现和平的障碍。因此，我们支持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全面返回加沙的和解努力。正如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上周通知我们的，加沙地带目前的状况是可怕的。人道主义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不仅会危及性命，而且会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各方务必急切努力改善局势，我们呼吁放宽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的准入控制。联合国仍然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坚定支持者。它必须能够继续其重要工作，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并帮助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它需要适当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可以在扶植和平和反对暴力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对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与叙利亚边界遭到入侵表示关切。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联合王国对以巴和平协议的立场没有改变。应该以1967年6月4日的路线为基础，平等换地，以反映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安全和宗教利益。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的共同首都，其地位必须通过最终地位协定来确定。需要一个公正、公平、商定和现实的难民解决办法，从人文角度符合两国人民的两个国家的原则。

最后，与安理会所有成员一样，联合王国坚决支持和平。我们希望看到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重新开始的和平谈判，导致一个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犹太人民的家园——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家

园——一个有生存能力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毗连共存。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和平奠定基础。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以听取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关于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局势的通报。我们赞扬姆拉德诺夫先生在中东为寻求该地区和平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阁下，并感谢他出席这次会议。我们也赞赏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与会。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乐观地跟踪伊拉克的事态发展，尽管它对也门和叙利亚目前的局势非常关切，并对最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事态发展深表关切。因此，我们表示赤道几内亚全力支持稳定该地区，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局势，并带来和平。

赤道几内亚对于我们从姆拉德诺夫先生的通报中刚刚听到的，最近暴力事件升级和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紧张局势感到遗憾，并呼吁所有各方理性行事，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已然复杂局势的行动。由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总统阁下领导的赤道几内亚政府始终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所有冲突和问题，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复杂或棘手；而且对于目前的情况，我国政府的立场不变。因此，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尽最大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赤道几内亚政府主张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或在多边机制框架内直接谈判的两国解决办法。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会需要双方痛苦的让步，因为对话的本质意味着有能力和有必要做出让步。

所有谈判都必须在安理会有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框架内进行。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必须是这种谈判的结果。赤道几内亚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性主张是公正的，而非洲联盟的各项宣言和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也必

须考虑到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利。双方应避免采取可能阻碍对话的单方面行动。

我们对姆拉德诺夫先生通报时重点指出的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关切。赤道几内亚认为，解决这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以期改善平民的困境。因此，我们赞扬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财政援助，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如此，解决医疗保健、饮用水和电力问题还不够。没有这些服务，就很难提供医疗援助以及恢复正常状态。我们呼吁巴勒斯坦人开展内部对话，克服分歧。我们认为这将对寻求公正解决危机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们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表示敬意，工程处对此当之无愧，我们还呼吁继续向这个开展崇高和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工作的机构提供国际财政援助。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我们感谢中东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的全面通报。我们还高兴地欢迎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参加今天的会议。

波兰坚决支持所有旨在稳定和加强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倡议。令人遗憾的是，自我们上次通报（见S/PV.8167）以来，没有为实现和平采取重大的积极举措。相反，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局势已经恶化。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界沿线的事件有了增加，这包括从加沙地带发射迫击炮弹，以色列采取报复措施，以色列北部边界局势日益紧张。我们承认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并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与此同时，我们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为，使大批人口处于危险境地。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特别令人担忧，我们在挽救生命的保健服务、供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面临严重危机。目前燃料短缺的现象可能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使加沙居民失去希望和真

正的前景，而且会激发煽动性言论，导致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造成这种现象。

我们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深感关切。减少支助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仅在巴勒斯坦领土内而且在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邻国产生严重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后果。近东救济工程处在执行维持教育和保健等关键服务的任务方面，已面临巨大挑战。国际社会不能推卸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确保工程处有稳固的财政基础，能继续顺利开展工作。多年来，波兰一直积极并经常地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我们将通过对工程处的年度捐助，继续支持巴勒斯坦难民。针对当前的需求，波兰将在今年第一季度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总预算提供捐款。

我要补充一点，就波兰而言，在整个中东地区保持稳定的人道主义局势是头等要务。因此，近年来，我们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包括波兰去年在经济复苏倡议下提供的捐款，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叙利亚及其邻国和西岸受影响最严重的民众的支持。

整体而言，我要强调，安理会必须坚持致力于解决我们议程上历时最久的冲突之一。我们应该继续通过恢复和平进程来结束以巴冲突。只有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恢复有意义的双边谈判，才能积极推进这一进程。这是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的唯一途径。波兰支持实现能够满足冲突双方民族愿望的两国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独立权，以及以色列确保其安全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权利。

根据欧洲联盟长期以来的立场，我们要重申我们对耶路撒冷的立场。我们坚信，双方关于耶路撒冷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必须通过谈判找到解决耶路撒冷地位的途径。

我们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避免采取预先判断最终地位谈判结果的单方面步骤，并期望它们通过

行动和政策，表现出对实现和平的承诺。我们谴责一切恐怖主义和煽动暴力的行为。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重新启动和平进程的重大障碍。

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进展情况，我们呼吁安理会全体成员根据四方原则支持这一进程。我们认为，达成国际社会接受的结果可能是未来巴勒斯坦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步骤，从长远来看，还可能导致达成可持续的和平协议。该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该地区各国的参与。我们应该将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作为解决阿以冲突的综合框架，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努力，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马朝旭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出席今天的会议，赞赏姆拉德诺夫特别协调员的详细通报。中方欢迎阿巴斯总统阁下出席今天的安理会会议并发言。

巴勒斯坦问题是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热点问题，也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只有巴勒斯坦实现真正建国，以色列才能获得持久和平，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解决，中东局势才能得到根本缓解。

当前，巴以局势紧张，加沙地区人道形势严峻，中方对此感到担忧。有关各方应切实落实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在被占领土上的一切定居点活动，采取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相向而行，有助于为恢复对话营造必要气氛。中方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正确出路。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等为基础，共同探索促和努力，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国际社会应为巴以和谈提供保障，对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各方应就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1967年前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去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包括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进程；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中方积极推动落实上述主张，包括去年12月份成功举办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等，将继续建设性地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

耶路撒冷问题复杂敏感，关系到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基础。各方应秉持尊重多元历史、坚持公平公道、落实国际共识、实现和平共存的原则，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通过最终地位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巴以需要尊重彼此的生存权利，避免采取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

国际社会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助于改善巴以政治、安全和人道局势。60多年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为缓解被占领土的人道危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呼吁各方加大对工程处和巴勒斯坦难民接受国的支持，不断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人道状况。

塔诺-布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欢迎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我们感谢秘书长和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就所审议的议题发表高见，并介绍情况。我们还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阁下和以色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出席今天上午的辩论会。

《奥斯陆协定》签署25年来，和平解决以巴冲突的希望逐渐减弱，两国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存的妥协性解决办法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这种缺乏政治前景的现象导致西岸巴勒斯坦社区的人道主义状况严重恶化。

鉴于这种令人震惊的局势，我国代表团担心发生新的暴力和对抗，那将使和平解决以巴危机的可能性面临更大风险。因此，在最近几天的冲突造成

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一些以色列士兵受伤之后，我们呼吁以巴双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尽管目前陷于僵局，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仍有可能实现和平。我国依然确信，除实现和平外别无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吁冲突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克服障碍。在这方面，科特迪瓦呼吁双方放弃任何只会危及以政治与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机会的单方面举措。

我们谨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支持两国解决方案的原则立场，因为这是使巴以两国人民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和共处的唯一可行选择。科特迪瓦还认为，根据联合国各项相关决议的规定，耶路撒冷城最终地位问题必须作为双方彼此商定的解决办法的一部分，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应牢记的是，以巴冲突的后果对于生活在加沙地带的民众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一直面临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青年失业率高达47%，而且缺水、缺电。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恢复谈判。此外，我们鼓励巴勒斯坦各方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对话，以期实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质性返回加沙，使目前的各种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更好地得到处理。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还谨感谢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非常详细的通报。我们特别欢迎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及其他高级官员与会。

秘鲁深为关切地注视着巴勒斯坦局势。双方立场僵化，缺乏对话，而且暴力事件连续不断，这导致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具体表现为一种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现状。在此背景下，我们强调，必须紧急建立一个基本的谅解框架，这将有助于扭转实地的消极趋势，并有利于双方恢复直接谈判，以期达成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两国在安全和相互承认的

边界内毗邻共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牢记《奥斯陆协定》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该协定为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提供了必要参数；我们还应牢记四方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必须在政治、宗教和社会领域以相互尊重的方式行事，同时也努力建立互信，以此作为恢复建设性对话的前奏。双方领导人有责任切实表现出克制，致力于实现和平，并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这让我想起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义务。特别是，我们认为亟需杜绝去年一直在增多的一些行径，即：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定居点、拆毁房屋和进行驱逐等行径。必须根据第2334（2016）号决议制止所有这些行径。此外，我们敦促各直接当事方停止、调查并惩罚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一切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对平民的一切袭击。

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步骤。例如，必须说明牺牲或被拘留的以色列士兵的困境。我们认为，将牺牲者的遗骸交还其亲属，将是一种重要的人道姿态。同样，我们认为，以色列当局必须合法、有分寸和审慎地行使正当防卫权。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巴勒斯坦公民的人权不得遭到践踏。

同样，我们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反对仇恨言论、反犹太主义及一切形式的歧视。在任何社会，族裔、文化和宗教多样性都应被视为宝贵的东西，永远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几个月前称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的不断恶化是“我在联合国工作多年来所见过的最严重人道主义状况之一”。

我们认为，亟须满足加沙人民的基本需要。贫穷和边缘化是滋生激进行为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沃土。重要的是促进可持续和平，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计划并举，从而为年轻人带来希望和机会。

我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必须为工程处提供支助，并为其提供稳定和可预测的资助。因此，我要盛赞1月3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捐助方会议特别会议，同时还要盛赞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缓解实地局势。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欢迎阿巴斯总统早些时候在安理厅与会，并要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详细通报情况，当然还要感谢他为和平做出的努力。

实地的实情不言自明，不容乐观。我们在加沙面临与日俱增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同时看到，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缺乏发展机会。

有鉴于此，我将谈及三点：首先是两国解决方案和采取切实步骤的必要性；其次是作出承诺和提供国际支助的必要性；第三是加沙局势。

关于我的第一点，即两国解决方案，值得回顾的是阿巴斯总统签署的《奥斯陆协定》，他一贯倡导循着和平之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1993年，《奥斯陆协定》带来了在其签署五年内建立两个国家的希望。现在，《奥斯陆协定》已签署25年，但和平的障碍有增无减。

《奥斯陆协定》不仅仅是一份文件，它是一个愿景。我们仍然坚信，唯有以1967边界为基础的两国解决方案才会促成可持续和平。我们重申，必须在安理会相关决议、包括土地换和平在内的马德里原则、路线图、巴以双方以前达成的协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持久解决冲突的办法，实现以色列国与一个独立、民主、领土毗连、享有主权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互相承认，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存。

荷兰王国认为，这些明确参数确定了包括耶路撒冷问题谈判在内的各项谈判的基础。这些参数是取得成功结果的关键要素。

荷兰王国呼吁双方依照第2334（2016）号决议将各自对和平表示的渴望转化为切实步骤，即建立信任和协助保持两国解决方案可能性的步骤。这要求实地的事态发展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这些事态发展继续破坏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

荷兰王国重申，我国坚决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和据此采取的行动，包括持续拆毁房屋的行为、导致西岸贝都因人被迫转移的计划、宣布将使哈法特·吉拉德前哨站合法地成为一个定居点的声明以及导致无异于吞并的立法提案。这些行动和提案令人严重关切。

荷兰王国的立场没有改变：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并破坏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持久和平的前景。与此同时，必须制止持续的暴力，包括发射火箭以及煽动行为。

荷兰王国对加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暴力愈演愈烈深感关切。加沙好战分子的火箭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双方领导人必须努力防止进一步升级。

其次，关于作出承诺和提供国际支助的必要性，双方之间目前缺乏信任以及对尝试性的谈判模式缺乏信心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真空。这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都失去希望。

全球各地得以解决的冲突的例子表明，谈判并非始于信任，而是始于主动接触、构筑桥梁和建立信任以及逐步引领民众一道前进的勇气和政治承诺。

国际社会无疑能够根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协助提供两国解决方案的政治前景。国际社会可支持双方找到一条返回谈判桌的道路。为此，四方伙伴之间和区域伙伴之间以及与双方的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高级代表与双方、四方其它成员和区域合作伙伴一道为达成两国解决方案采取的举措。

荷兰王国将借助我们与双方的良好关系，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由此，我要谈谈第三点：加沙。如其他人所言，加沙的危机正迅速加剧。失业率不断上升，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加沙面临能源供应不足的局面，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水供给和污水处理。地下水现在几乎全部不适合人饮用，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大海，污染海水淡化所需的水源。适当的医疗保健机会不够，加沙人民饱受其苦。用秘书长的话说，加沙将在2020年前变得无法居住。

但对许多人而言，加沙今天就几乎无法居住。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依赖人道主义援助。众所周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这种援助的最大提供者。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务状况严峻，正损害其为加沙人民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这一负面预测将导致在加沙产生与日俱增的绝望感。这将使局势越发不可预测，并加大近东救济工程处其它行动区的不稳定风险。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能够执行大会赋予的职权，是我们负有的集体责任。

荷兰王国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在今后关于加沙的决定中以民众的需要为重。

布鲁塞尔特设联络委员会建议的积极措施可使生活条件大幅改善。这包括扩大贸易机会以及对水和能源等基本服务的支持。因此，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信守所作的承诺。我们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走上巴勒斯坦人内部和解这条富有挑战性的道路。我们支持为恢复西岸与加沙之间的团结做出努力，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唯一合法管理当局恢复对加沙的管辖权。周末的事件再次表明加沙问题需要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我开始发言时指出，没有什么乐观的理由。不过，在中东，与其说乐观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必须采取的态度。这场冲突可以解决，也必须解决。包括冲突各方、区域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内，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两国解决方案。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
和往常一样，我们感谢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先生就中东和巴勒斯坦的最新情况作了全面且有益的通报。他的通报一直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阁下今天上午来安理会出席会议。我们感谢他出席本次会议，并向我们介绍他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想法和愿景。我们还要感谢丹尼·达农大使出席本次会议，并介绍以色列的观点。

我们对以巴和平进程未能取得进展深表担忧。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让以巴争端成为关注焦点，突出了立即重新致力于和平进程的紧迫性。我们还深信，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各方都需要做好诚实和透明的准备，帮助双方达成相互妥协。

当然，我们对加沙极其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担忧。一些关键机构缺少资金，造成很多巴勒斯坦人无法得到能够拯救生命的保健、水和环境卫生服务。需要动员国际支助，避免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响应紧急呼吁的所有各方都应该受到表扬，但现在资金依然不足，要确保巴勒斯坦人获得能够救命的基本服务，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衷心希望人道主义需求得到保护，不受任何将其政治化的诱惑的影响。

可以与这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的是需要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够在开罗协定基础上行使对加沙的全面控制。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不仅会改善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而且会促进巴勒斯坦团结，有望为目前仍然止步不前的和平进程提供动力。虽然开罗协定的签署非常受欢迎，但在执行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种情况加上准入受限，继续在加剧人道主义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特别协调员、巴勒斯坦总理和以色列协调员最近举行了三方会谈，尤其就推进关键人道主义解决方案和振兴加沙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

埃塞俄比亚对以巴争端的立场一向十分明确，而且非常透明。我们支持以色列享有和平与安全存

在的权利，我们也同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存在的权利。这也是非洲联盟的立场，我们有义务尊重它的决定。因此，埃塞俄比亚完全支持两国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这一目标是解决以巴争端唯一可行的办法。我们认为，这不仅符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最大利益，而且也会大大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然而，我们认为，近期的行动显然无助于在两国解决方案基础上推动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行动不仅增加了挫折感和不信任，而且破坏了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必须消除这些长期存在的障碍，为双方谈判取得进展创造必要条件，以便在互信和妥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确保实现以色列的安全和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这既是形势的要求，也符合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

很多人都说两国解决方案没有什么“B计划”。秘书长今天也重复了这样的话。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我们支持有关加强和加快国际和区域努力的呼吁，以实现全面、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对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援助小组、即特设联络委员会上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会议，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合作伙伴能够首次聚到一起，讨论加快作出努力的措施，为商定的两国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恢复谈判需要所有伙伴的全力支持，若要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所有伙伴都应发挥作用。有鉴于此，安理会有义务履行职责，支持为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做出的努力。归根结底，毫无疑问的是，双方对在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和相互妥协负有责任。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科威特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欢迎和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出席本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极其重要，在过去五十年间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被占领土，持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一直在谴责这种占领，要求以色列结束这种行为。我还要感谢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所作的重要通报。

让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在我国担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期间，我们姐妹国家巴勒斯坦国的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阁下出席了今天的会议。他的出席让我们有了一次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直接倾听这一正义事业的主角的声音，倾听国际社会必须如何行事，以履行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承诺，从而保障人民的自决权。

在今年早些时候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之前，科威特国承诺尽一切可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因为这是世界各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最重要的事业，也是科威特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我们依然坚定地维持我们有原则的承诺，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负起责任解决兄弟般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关切并满足他们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愿望。

作为占领国，以色列继续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全面和平的进程设置障碍。根据我们的义务和安理会成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我们必须强调，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安理会决议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必须执行其决议。我们怎能无视占领继续蔑视联合国和国际合法性的有关决议？占领实际上违反了调节当今国际关系的国际法规定。

中东和平进程见证了导致通过许多联合国决议的众多里程碑和国际倡议。然而，不履行这些决议加剧了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恶化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这对国际安全和稳定产生了影响，并且我们目睹该地区出现了影

响我们所有人的其他危机，例如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如果不解决冲突的根源和本质——巴勒斯坦问题，上述情况就无法解决。

我们都目睹了最近关于耶路撒冷的决定造成的影响，这一决定阻碍我们作出努力，危及和平进程并影响谈判进程的平衡。因为我们相信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呼吁美国与国际社会合作，迫使以色列执行国际合法性的各项决议，并根据国际合法性的各项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路线图、所有阿拉伯国家在2002年贝鲁特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结束对1967年6月4日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通过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当我指出确保全面执行第2334（2016）号决议的政治意愿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时，我没有夸大其辞，因为这一历史性决议重申了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最重要的法律原则，即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占领国以色列应严格履行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所作的承诺和承担的法律责任。

此外，该决议还谴责旨在改变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人口组成、性质和地位的措施。安理会在第2334（2016）号决议中还谴责以色列的定居点活动是非法、不正当和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确认此类活动是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全面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此外，第2334（2016）号决议还指出，安全理事会不承认对1967年6月4日界线的任何改变，包括对作为最后地位问题之一的耶路撒冷的法律和历史地位的任何改变。

遗憾的是，该历史性决议获得通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仍未被执行。更糟糕的是，在该决议的规定遭到违反的同时，我们目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展创记录水平的超常定居点活动——建造新建定居点或扩大现有定居点，公然违反第2334

（2016）号决议，迫使拥有土地的巴勒斯坦家庭流离失所。科威特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和违法政策，强烈谴责以色列不断侵犯我们巴勒斯坦兄弟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必须提请注意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鉴于该危机对加沙地带20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造成危险的后果，限制了基本服务包括保健服务的提供，我们非常关切地跟踪这一危机。封锁是不公正的，我们再次谴责以色列不人道的做法，它们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对加沙的封锁就是此种侵犯的一个实例。我重申，科威特国将全力支持所有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弟兄人民。

科威特国支持巴勒斯坦的要求，即让一些国际机制例如四方机制投入运作，扩大四方机制的组成，使其包括阿拉伯国家，增添其工作活力。我们还支持巴勒斯坦国在国家层面采取各种合法和平步骤来巩固其对圣城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主权。

巴勒斯坦人民期待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我们重申，我们声援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捍卫其正义事业和合法权利，包括国际合法性有关决议所保证的他们对耶路撒冷的不可动摇的历史权利。我们重申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我们呼吁各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承认东耶路撒冷是其首都。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所有与会者参加将与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合作召开的阿里亚办法会议，讨论第2334（2016）号决议通过一年多后以及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50年后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下午1时05分散会。